

第一集 哈代小說集

兒子的抗議

譯合 生野 念本 龍廣

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印行



兒 子 的 抗 議

哈代小說集 第一集

羅念生
盧木野
合譯

PAN · U R 作新譯

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印行

1928 12 12 付 排

1929 1 15 出 版

實 價 大 洋 四 角

序

哈代 (Thomas Hardy) 這過世了的老頭兒在我國很聞名了，那還用得着我來介紹。今年二月間他的死耗傳來時，我就同木野商量翻點東西來紀念他老人家，我們想翻 *Jude the Obscure*，我們想翻 *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*，只因為時間不容許，後來才決定翻他的短篇小說。此時已翻出了十來篇，擬於最短時間陸續出版。這第一集，內含悲慘的德國驃騎兒子的抗議，為良心，一八零四年的傳說等四篇譯品，是從 *Life's Little Ironies* 中譯出的。兒子的抗議是木野譯的，除外都是拙譯。

這第一集的出版多承徐霞村先生的臂助，敬此道謝。

羅念生

十七年十月，北平清華園。

目次

序

1. 悲慘的德國驃騎·····	1
2. 兒子的抗議·····	31
3. 爲良心·····	55
4. 一八零四年的傳說·····	83

悲慘的德國驃騎

(The Melancholy Hussar of the German Legion)

—

這兒湧起許多高高的，新鮮的，青蔚的沙墩，經過那多事之秋一點兒也沒有變動。犁頭從來沒有擾動過那草泥，如今還是那樣厚厚的。營棚就紮在這兒；海岸上有寬大的路，爲那些驃騎兵跑馬用的，還有許多貝殼拉圾堆也可以望得見，我晚上打這荒野的地方走過，不由我不聽見一些聲音，疾風嗚鳴的吹打蘆葦同薊草，夾着簫角與銅號的呼聲，馬兒的韁頭也闖着叮噐的響；這些聲音喚起我瞧望那一行行的鬼怪的營幕和那行軍的輜軍。從那帳幕裏面透出外國口音的濁喉音，和異邦的零片的歌聲；因爲那些兵士多半是

國王的德兵禁衛團，那時正圍着帳篷的柱子睡覺。

這是九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時代的英國軍裝有很寬大的肩章，古怪的聳起的軍帽，短袴，裹腿，笨重的子彈箱，戴扣的鞋子一類的裝束，現在看來很稀奇，很粗俗了。如今的觀念改變了；發明之後又有發明。那些兵士變成了紀念品。教權還是庇護一切的國王；把戰爭看做光榮的事。

這山中的深谷和屋邊有些古舊的貴宅和避靜的村莊，那兒自來沒有見過生客。直到國王選定了每年到那海濱的消暑行宮沐浴，在偏南幾哩路的地方，才有客人來過；所以許多兵隊雲集在那開曠的鄉野。用不用得着我來贅述，從那個奇麗的時代起，把那許多的富有色彩的傳說的回音留在這兒，零零碎碎的說得更動聽？有一些我說過了；有一些我忘記了；但是一件我從來沒有道過，決定不會忘記的。

這故事是斐麗親口告慰我的。她那時是古稀晉二的老太婆了，她的聽者是一個十五齡的少年。她吩咐我聽了她和這故事的關係，千萬要守秘密；一直到她「死了，葬了，人

家忘記了她」以後，她通說了這故事過後，還活了十二年，現在她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。她在貞靜與卑屈中所要請求的赦免只得了一些，反而在她的傳說中遭了一個不幸的冤枉的論定；他的故事的片段，那時在外國傳聞的，並且長久不忘的，分明是些對於她的品格不利的話。

且從約克騎兵開來的時候說起，就是上面提過的那一隊外國禁衛團。從那口以前的幾個禮拜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影走近她父親的房子。要是聽見一個聲音像客人的裙窸窣的施着響，那一定是飛奔的落葉聲。要是聽見一輛車輪在門前札響，那一定是她父親在花園的礪石上磨他的鐮刀，爲他的心愛的消遣去修割那黃楊樹的邊界，一直割到那方方的草場。海外送來的炮聲好像行李從車上拋下來的響聲；那修剪得玲瓏纖細的水松活像一個高長的人黃昏時立在門前。如今的鄉下沒有舊日那般的冷落。

在那個期間喬治國王同他的侍從到了他心愛的海濱行宮，隔壁麗的家還不到五哩路遠。

女兒的深閨很寬大，閨房的外邊是她父親的臥室。如果說黃昏是她的娛樂時間，那她父親該是黑夜。可是父親到享樂他的黑夜，女兒反抑鬱的挨過黃昏。羅夫博士是個有職業的人，他歡喜思考形上學的問題，把他實際的事務耽擱了，直到他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；他才改掉了那種習慣，在那避靜的內陸租了一個賤價的，荒蕪的，一半田土一半貴宅的地方，希圖得獲一筆夠用的進款，這是指鄉下的用度說，要是在城市裏還不能支持呢。一大半的工夫在園子裏面耕種，日子過的越是不耐煩，他越覺得他在摸風捉影的虛度了光陰。他不肯去拜訪朋友。裴麗害羞得很，不論在那兒散步，碰見了一位生人，因為怕人家注視她，她走的越欠自然，連她的肩膀都羞紅了。

但裴麗在這兒竟被一個拜倒的人碰見了，不意的向她求了婚。

剛才說過，那國王住在鄰城，行宮設在舊色忒羅幾；因為他到了那城裏，自然帶來了許多權貴臣民。在這些開宴的人中——大多數都自稱他們和宮廷有關係和趣味——有一位驸夫叫洪富瑞爾，他的樣兒不老不少，不漂亮也不難看。老是一位「花花公子」，

(這是放浪不羈的單身漢的稱呼)他是中才人裏面近於時髦的人。這位三十歲的鰥夫來到這海濱的村裏，瞧見了斐麗，爲了要同她巴結，先認識了她的父親；她極力設法惹動了他的心，每天引誘他，直到他同她訂了婚約。

他的老家就在本地，有些親族前來慶賀他，斐麗爲要使他拜倒裙下，從他有限的地位上，做了一個所謂漂亮的鋪張。怎樣做的，連斐麗自己也不十分記得了。光景在那些時候，不相稱的婚姻不僅是違背風俗習慣，(這是一個新的觀念)，簡直是破壞自然的規律，斐麗本是海濱的一位中流社會的人，被一位紳士選上了，她好比登了龍門，但在那些軍人看來，這對人的身分並沒有什麼高低，因爲他們看顧爾像一個烏鴉那樣窮。

他託辭經濟狀況很困難，拖延他們的婚期，這許是真的，冬天快到了，國王在那個時候要離開這兒，洪富瑞顧爾先生要到巴斯去，約定幾個星期後要回來看斐麗。冬天到了，約下的日期過了，顧爾還是延期回來，他的理由是不輕易離開他的父親，在一個居留的城市裏，那老頭子沒有別的親人服侍他。斐麗雖然很寂寞，可是沒有什麼不滿意。那向他

求婚的男人是她很想望的丈夫，對她有許多好處；她父親對這門親事很贊同；但是這個冷淡使斐麗好不難受，雖說不痛苦。她告慰我，照愛情的真義說，她並不愛他，但對他有一種純潔的敬意；她佩服他那一種有條不紊的堅固的習慣，他有時也很自得的；她器重他知道宮廷裏古往今來的事；她也許還很驕傲，因為他的情人選上了她的時候，他本可以去另攀高門。

但是他還沒有來；春天又胎動了。他常常有來信，雖是很正式的，講究禮節的；這用不着奇怪，她自己地位的搖動，和她對洪富瑞並沒有許多情感，便生出了一種說不出的傷感在她的心中。春天變做了夏天，一到夏天國王的御駕又來了；但洪富瑞願爾沒有隨駕前來。這些時候他來信說這個婚約還是不能履行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有一帶金光照耀在這些人的生命上，用熱情誘動了青年的心思。這光亮就是剛才說的那些約克騎士。

現代的人對這九十年前赫赫有名的約克騎兵怕不很有趣，他是國王的德兵禁衛團的一隊，他們的漂亮的軍裝，威武的戰馬（雖是後來退化了）尤其是他們的外國的神氣和「八字鬚」，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引起一大堆男男女女的觀眾。因為國王親駕鄰城，這些驍騎同着別的衛隊在這沙灘上和草地上紮下營盤。

這地方很高，空氣很流通，望的又遠，前面可以遙望波隄蘭島，東邊可以瞧見聖阿德的頭頂，西邊差不多可以望過斯達爾。

斐麗雖然不是一個十成的本村女子，也和那些村人一樣的喜歡瞧那些軍人的奇裝異服。她父親的家宅隔的稍遠，靠着山住在那地面的最高處，差不多同教區底下的禮拜堂的塔尖相平了。正當她的圍牆外，那野草分出了一條長路，被一條直達牆邊的小徑橫起又過。斐麗從小就喜歡爬到牆上坐在那頂上——這個動作並不難，那一段牆是些

爛石碎磚建築的沒有塗過灰泥有許多小孔可以用小腳趾爬上去

有一天她騎在牆上，無精打彩的望着外面的原野，那時他正在注意沿着小徑走來的一個孤獨的人影。那是一位有名的德國驃騎，他的眼睛釘在地上走來，他的樣兒好像要逃避人羣。他的頭也像他的眼睛，低垂着，因為他的領飾太硬了。走攏來點一看，他的面孔帶着愁容。他沒有聽見她，順着小路前進，差不多直到牆根了。

斐麗見了這高壯的標緻的軍人帶着這樣一個愁容，覺得很驚異。她對於軍人的推想，尤其是對於那些約克騎士的，完全是傳聞的，因為她有生以來沒有同兵士講過一句話，她以為他們的心就像他們的裝束一樣的華麗和高興。

這時那驃騎舉起眼來望見她在那牆上，那圍護衣裳遮不到的肩頭與頸項的白紗巾和那全身潔白的衣裙，在夏日的強光中越是鮮明。這突然的相碰使他有點害臊，一下也不停止就溜走了，

那外國人的面孔在斐麗的腦中整天的作祟；那樣兒多希奇，多漂亮，他的眼睛多夠

緣，但是很憂鬱，無精打彩的。這許是很自然的，第二天那個時候她又會立在牆上探望，等他再來經過。這一回他在讀一封信，在她看來他的樣兒好像有幾分想來瞧她。他差不多站住了，笑了，向她致個敬禮。最後他們攀談了幾句話。她問他在讀什麼，他登時就告訴她，他在重溫他母親從德國寄來的家書；他不常得到家信，他這樣說，只好將舊信重讀多遍。這就是當天見面的經過，隨後又遇着些同樣的事。

斐麗常說他的英語雖然不好，但她很可以懂得，所以他們的結識不致於被語言的困難所障礙，若是他們談到了最精微，最玄妙和最動情的時候，他的英語不能達意，那眼睛無疑的會幫忙舌頭——到了後來——嘴唇又來幫忙眼睛。一句話說完，他們的結識如像「無心插柳」，她這方面很急進，不久新發達，成熟了。她像德德孟娜那樣兒的愛憐他，並且知道了他的身世。

他的名字叫馬德亞西拿，沙爾魯布是他家鄉的，他母親還在那兒居住。他今年才二十二歲，投軍不到幾年，官位已經升到伍長。斐麗時常這樣說，純粹的英國兵隊的伍長裏

沒有比他更溫文更有教育的了，有些外國兵士具有我們本國上級軍官的清秀的丰采和品格，不像那些下級兵士。

裴麗漸次的從她那外國朋友的口中得知了他和他的同志們的境遇，在約克騎兵中有這樣的人，是她想像不到的。雖然他們的軍裝很華麗，很快活，可是他們的中心却充滿了一種可怕的悲哀，一種長年的鄉思，使得許多兵士憂鬱難堪，連操演都無心去上了。頂痛苦的是那些少年兵士，他們才到這兒不久，沒有習得慣。他們討厭英國和英國生活；就是對喬治國王和他的島上王權都漠不相關，他們想逃開這兒，永不再來。他們身雖在此，他們的心神却縈繞那逍遙的親愛的家鄉，說起家鄉——不管他們是多麼凶勇和忍耐——他們的眼中却流滿了淚。他們當中有一位頂是感觸「鄉愁」的，（他自家的說法叫做「鄉愁」）就是馬德亞西拿，他那癡念的天性更是感到充軍的愁苦，因為他還有位老母獨在家中，沒有人安慰她老人家。

裴麗聽了雖是很受感動，對他的身世很關心，沒有奚落那軍人，她的知交，可是她經

了許久不讓那青年（至少是爲她自身設想）和她超過友誼的關係——真的，隔了許久，那時期當中她想她自己或許會變做另外一個人的所有；雖是她還未自覺以前，也許對他發生過情感。那不可少的石牆阻礙他們的深交；他又不敢冒昧的闖進，或是請求進園子裏來，因此他們一切的交談顯然是隔牆傳達。

三

她那太無情，太堅忍的未婚夫的消息傳到了村中，是從斐麗的一位父執口中傳來的。那紳士在巴斯聽說顧爾對斐麗羅夫小姐的求婚只有一半的心意；他說是爲他父親的緣故不得抽身前來，因爲他父親病重得很，要他在旁服侍；但真正的目的是想藉故推辭。他們兩方並沒有一定的許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應不應該另找歡心。

這消息——雖只是一片傳聞，並且不十分可靠——同他來信的稀疏和缺乏熱情正好符合，斐麗當時竟信以爲真；從那時起她覺得此身自由了，可以將自己的心靈寄託

與她選上了的人。她父親可信不來，他說這事情完全是人家捏造的。他從小就知道顧爾的家庭，如其有一句格言可以表明那家庭的婚姻觀念，就是「不要太愛我了，但要愛的長久。」洪富瑞是個誠實的人，他決不會想輕看他的婚約。「你耐心等着吧，」他說，「時機到了一切都是很吉利的。」

從這些話中，斐麗起初以為她父親同顧爾先生通信說過；她的心也就平靜了；因為她拋了她本來的志願，很寬慰的聽說她的婚約沒有問題。但最近她知道了父親正和她一樣並沒有得到洪富瑞顧爾的音信；她父親又不能直接同她未婚夫寫信提及這事，怕的是別人暗中誹謗那鰥夫的名譽。

「你要我饒恕你去鼓勵一個外國人用他愚蠢的慫恿來諂媚你，」她父親嚷道，他近來對她的心情全無慈愛。「我的話頭不能遂意。沒有我的准許不得走出那垣牆一步。要是你想去參觀那營盤，那天星期下午我親自帶你看。」

斐麗的行爲沒有一點兒違背父親的心意，但她以為自己的情感應該自由。她對那